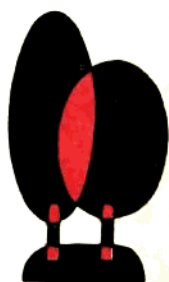


绿荫

杨树芳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绿荫

杨树芳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 441493

绿 荫
杨 树 芳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昆明市长青装璜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字数：150 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册

ISBN-5306-0408-2/!·339 定价：3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的十一篇作品，是为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塑造了一组人物像。“没有标高的结合部”里的普通战士在对敌斗争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是那样无畏、那样乐观；“马铃哗哗响”中的小战士对兄弟民族的小学生是那样慈爱；“紫马黑汉”又是一个多么憨厚淳朴的景颇族小战士……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语言颇有地方特色，读来亲切、自然。

目 录

没有标高的结合部	(1)
马铃薯哗哗响	(44)
月照龙舌泉	(64)
被枪伤的维纳斯	(80)
紫马黑汉	(97)
牛牛	(153)
远方的夜	(162)
小山和笛妹	(175)
霞	(182)
石头算盘	(198)
绿荫	(206)

没有标高的结合部

请坐吧，随便坐！

想不到你们会光临我们这个没有标高的结合部。勾星！给两位大学生同志倒水！水在我们这里是少了点，不过喝吧，即使你们到了这里也用不着和我们同甘共苦，没有这个必要！不用看我啦，三个月没有正经洗过的脸，实在不中看，快喝吧！你不要以为喝了我们结合部的水我们不高兴，高兴！要知道，光临我们这里的人毕竟不多，这儿紧挨着老山，可不是老山，没有那大名气，也没有出过那么多英雄，守备部队嘛，啊？也许就这个特点，有的当了三年兵，临退伍那天才见过营长、教导员的事常有。哪有机会见到昆明来的女大学生啊！

怎么，还要先自报家门？

你们叫我“330”吧！连里呼叫也这么叫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守备三连三排排长——小意思。对了，也是这个结合部的最高军事长官，八四年毕业于桂林陆校，O型血，万能输血者，跟谁都谈得来。怎么个谈法？是有问有答呢，还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听。什么？要出题？也行。只要是结合部，根根梢梢的事差不多我都知道。

无名氏？无名氏！

题目不错。要在我们这儿找李海欣，找安忠文我们也没有。我们这儿盛产“无名氏”。说得对，英雄毕竟是少数，敌人不惜以师规模以团代价发动的“七·二一”大反扑毕竟是那么一

次。在我们结合部别说英雄，象样的军功也没有几个人立过。太好了，你们说你们想了解的就是人——具体的人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就算说到一块儿去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开始——

刚才给你们倒水的你们还记得他的模样么？对了，光从着装从武器装备上是很难把我们的战士区别开来的。你们看，那里不是有四个战士在整这整那吗，那当中就有他——勺星。他是七班的。他们很快要出去执行任务。

他脸很小。如果仔细一点你们会发现他比别人多带了一把小铁铲，由此你们可能会联想到打洞，猫耳洞，其实也未必，他们即将去的是一个自然洞穴，即便如此，小铁铲也绝不会成多余的东西。他在吃什么不知道，嘴里总好象在不停地嚼着什么。夜里还会磨牙！如果不是他的手经常因为喂干粮喂水和嘴发生联系，我们肯定不会注意到他的拳头很大，大得简直象他的头——青光锃亮的和尚头。而且每个指头都很粗，一旦五指合拢，几乎看不出指头与指头之间有多大起伏。他是三年的老兵了。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坚信他练过拳，而且多半是西式拳。为什么叫勺星？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不过是符号。他有真名，不过在我们结合部都这么叫他——勺星！象福尔摩斯？你们很会联想。

跟勺星在一块儿的那个高个子——对，正在背蓄水皮囊的那个，他是七班长——“337”，就是三连三排七班的意思——你看你们一下子就推算出来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用代号？你们可能会认为简直没有这个必要。容我以后解释。

他是云南会泽人，历史上会泽出过不少武将，武将无不从士兵开始的。从他们带的武器、弹药、干粮看很象是出去过日子。你们寒暑假不也出去野炊野营吗？对，有区别。我们喜欢说出去过日子，一去十天半月也未可知。潜伏？对。也可以说

抵近监视敌人。不会过日子是不行的。这一点不敢吹，老山的老大哥部队每换一茬，差不多都要派些长字号的人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参观，学习。攻如猛虎也好，守如泰山也好，一年半载，指日可待。我们守备部队指望什么？只有指望自己会细水长流——过日子。“337”就是我们结合部比较会过日子的一个。老兵了，本来连长说今年送他去院校，没想到，放他回家探了一次亲就把婚结了！关于他的传说不少，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叫他来和你们谈谈。你们可能还没估计到你们到来的全部意义。

因为你们对无名氏感兴趣，所以我干脆再把另外两个给你们做个简介。从你们眼睛里我已经发现你们在注意谁了，——步谈机员，怎么样？小伙子长得挺帅！等他摘了钢盔你们会看得更清楚。他的头发蓬松带卷——天生的，以后回到城市里也可以为这节省不少的一笔开支。天庭很宽么？天庭饱满。眉毛的色泽也很浓。眼睛，特别在姑娘看来——请原谅，这绝不是指你们，是很迷人的，黑的是黑的，白的里边还多少带点蓝，睫毛也好象比常人的长，怎么样？望上去是很有诱惑力么？

——你们很爽快！其实他们出出入入的眼睛也总往这边瞟。

在我这么极简单地向你们作介绍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不该把他的爱好或者叫特长忽略掉。他喜欢诗，也能写一点儿——焦土诗社的成员，请放心，他的诗无论如何，又无论如何！也不是那种让人翻来覆去怎么读怎么不懂的超派诗。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，他从来都认为无关紧要，他使用的机型——“884”我们过去爱叫他“884”，当我们发现了他的诗才之后，便异口同声地叫他“诗人”！有人给他看过手相，爱情线嘛，倒很清晰，而且贯穿生活的始终，可事业线的走向却不明，很可能会半途夭折。——这我们不必展开了，等会儿你们总会知道的。

接下来，现在不少人好象都喜欢这么说。也就是参加他们行动的四人当中的最后一个。长相滑稽么？其实他说起话来也显得总是那么神秘，好象所有的事情从他嘴里过滤一道就会变得千真万确。如果有一天，边界上没那么紧张了，甚至需要我们结合部的人作代表出去和越方谈判的话，老实说我第一个物色的就是他。他胆子很大，鬼都怕他。有鬼么？他说有。你们绝对不会想到他和蒲松龄有什么关系，是的，我们也这么绝对过。不过他也姓蒲。在我们所要了解的无名氏中，他是唯一留着姓的人，鬼故事出口就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
你们想听他的鬼故事么？……

——对不起，我的电话。

——勺星，给客人倒水！

你们喝，你们咋不喝咧？

“330”一下就来，他电话多。

你们说我？你们尽管说。你们一听说老兵就起敬，敬莫敬我。你们说得对，我三年一千多天是一直在这个结合部，没探过亲，没进过县城，团部都没去过。我们结合部你们也见了，横直不到一亩二分地，再往外就是地雷！玩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发的篮球、排球，足球都有，玩不成，打足了气只能当小凳子坐坐。诉这苦作啥？又不是谁拉我来当兵的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来的。

为啥当兵？你们是问我不是？

我说不好。有一个月没看过报纸咧。电视？收不着；广播？一打开就是叮铃咚咚的越南台，听不懂！我不说咧吧，说出来怕你们笑。不笑，不笑我说——

……老实说来部队是为我大哥争口气。我大哥四年里当

了四回兵都没当成。不是条件不够，是不会“走后门”！那阵兴走后门。乡下人哪里有那本事？我大哥为人、身体，不敢跟别人比，跟后来当上兵的我比，比我要强不知多少！可去当兵，人家硬要说这不行，那不行，一年不行，两年不行，三年不行，四年，最后一次咧还不成！我大哥回家大哭一场，一天没吃饭。咋哩？岁数大咧。明年再去人家不要咧。你说他伤心不？我当兵就是为我大哥争口气！

头年当兵说我岁数不够。

第二年当兵说在校的学生不招。

第三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征兵表上我自己填了个初中，我实情没毕业，就来咧，一直不敢作声。我哥说我当得顺利。顺利不顺利看你咋想哩，人家想当兵，为了曲线回城的时候我家当不上，人家用不着当兵了我才当的兵。我为谁？不为谁。为国家，为自己，为我哥，我说不上——都为。

这样就来咧。八四年初到的连点，赶上下大雪，当地乡亲们说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大雪。新兵住的油毛毡棚，雪一化，水淹脚面。新兵十个来的有九个哭。我不哭。对面不远就是敌人，哭给谁听？人要硬气，来就打着流血牺牲来的，不能光打好算盘！

连队首长看得起我，叫我喂过猪，叫我做过饭，下到战斗班就当机枪副射手，当了副射手又叫我当射手。连里办的油印小报上还常说到我。说我字写得好，我写得不好；说我射击有经验，当机枪射手的人多得很不比我差，叫我干我就干，不用说那些。

连队忙是忙，特别我们结合部一个吃一个睡，没个正经时候，不过习惯了也有写家信的时间。你们问的精神生活，这就是精神生活。我父母不识字，写信托人。我开始还不知道他们

有事在瞒着我，每封信来都说好，这也好，那也好，后来是我大哥写来真情——六页纸。

唉，我不该说，我不说了——你们往小本本记啥咧？我不说咧。真要听，收起笔我往下说。

我二嫂心黑了，在家打公婆！大哥分出去不在一屋；二哥哩？装看不见。不说好歹，从头到脚听媳妇的！就怕他那个光有俊脸蛋，没有好心肝的媳妇跟他离婚。打爹打妈他忍得住。

大哥气不过想自杀。来信叫我无论如何回家一趟。解决得了解决，解决不了兄弟见上一面，也许就是最后一面。

我试着去请假，班、排、连都没意见，到了营里营里不赞同，叫我写信再详细问问，真是回去见最后一面，那还是不回去的好。我写信了，这里写信到商洛，一去一来要二十五天，二十五天就二十五天，只有等。我把连里的油印小报寄一份回去，我做的就是这个事，功没立，人没残，让家里看看，有用没用叫家里看看……

我眼窝浅，不成器！……

别说不愧是老兵！愧！愧得慌！再莫说我老——井冈山的骡子，到老也只会驮东西。

哦，“330”回来了。你看他脸红的象镜子背，准定是他爱人打来的电话。

说是说，你们喝水，喝吧，没有毒！你们不能干听啊，你们不喝让我们咋想？——来，干！来，干！你们来之不易——干！

你们已经听说了？看来这号事保密是徒劳的。——的确是老婆打来的。什么爱人呐，老婆！我们结婚——三个月了吧。女同志总是向着女同志，还至少应该叫妻子！也罢。

她在那儿？你们看，哦，看不见。实际上就在连点，雾散尽就能望见。按规定，每月我们有四天相会，实际上是把星期天攒一块儿。她本来在州里工作，结了婚硬要跟我来——随军。人家随军是为了“农转非”，我们这位随军呢是“四不象”。

结婚就是在连阵地结的，你们一定对那儿的那棵老八大大的荔枝树印象挺深吧？我们就是在那儿举行的婚礼，《国防战士报》上还专门为我们登了条消息：荔枝树下结良缘。我们是经人介绍才认识的，因为一经介绍任务明确，目的性很强，打的不是“背溜”，是“短平快”，一下子爱上了。我们家来信说：“你不想回北方啦？”她们家也劝过她：“找也要找不打仗不上前线的！”可是都无济于事——我们爱我们的。

现在社会上结婚的风气不好，大吃大请花大钱，想想我们都怕。她不跟我商量，有一天干脆找上阵地，说就在阵地把婚事办了算了！我说至少也得准备准备呀，而且当时前（钱）也紧后也紧，结什么婚？头昏吧！她说她带的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把她的新买的“凤凰十八”卖了。

这事在连队是头一回，还用说嘛，干部战士都支持。那时候我们正住坑道，指导员把自己那小洞子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。各排各班都派了代表送了礼。什么礼都有：兰花、步步登天花，炮弹壳改制的台灯，根雕……不怕你们笑话，连卫生纸都有人送！我说送这干嘛？连长，那家伙满嘴俏皮话，冲我眨眨眼，小声对我说：“你个傻蛋，从今天起你就得当防洪（红）战士啦！”

两家的父母都不在怎么办？就到天保农场请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工人当双亲代表。主婚人是连长，他开口就祝我们早日生个胖小子。还说为了新生的我们可以去死，为了已死的我们可以生！有生有死才是大自然呐！

婚就这样结了，什么生小的，养老的，住房、家具，存钱下崽，北上南下……统统没管着——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这事就这么算结了。因为马上要打仗，家属一律要撤到团留守点，就是说，我们新婚两日，就得分手分居了。

妻子当着正在集合待发的一排人，竟抱着我什么都不顾地只顾哭！推是推不开，劝是等于零。我火了——象真的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！”

她倒好，一点儿不怕，照样抱着呜呜地哭。谁知是分手还是诀别，同是二十几岁的人，又刚结婚两天，在这个时候如果开怀大笑，那不是疯了！——可当着人，总得替我想想啊！

“战士们看着，象什么话！”

我用力一推，把她推开了，眼里冒着不知是什么火。可是总得说一句呀，我说：“我走了。你坚强点就是了！”

她那时候什么都没听见，又一头扑进我怀里。我躲不过，闪不开，脸烧得象刚喝过酒，又只好由她抱住。这就是爱情么？这就是难解难分、如胶似漆么？唉！

集合的队伍里这下可有话题了，就看日后怎么发挥吧——反正我这个排长的故事算是有的说了。在我的要求下，我由阵地上调到结合部。我图的不是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我图的是消声匿迹。——考验考验妻子！

到了结合部不知怎的，妻子七拐八绕打听到我的电话，嗨，每天都打，一天一次两次还嫌少，连战士们，你看我们的诗人在偷偷笑呢，都听熟了她那细嫩的声音，经常学了给我听

“我有急事要找他。找你们‘330’！”

什么急事？战士们都清楚，骗得了谁？为此我特别给诗人留下话：

“以后记着，凡是有女人给我来电话，你们就把它压了！要不就说我不在——说打错了！”

电话这么压了两天。到了第三天，我作了补充：“你们听听声音，是她的你们压，不是她的还得接——反正你们也听惯了！”因为就在这两天当中，家属小卖部另外一个女同志有公事打电话找我，也被战士们压了。

——你们的电话打来还顺利吧？

这样电话又压了两天。我还是觉得不妥，她又脆弱又坚强，可以说还象个孩子。我想假如我的消息一点儿都不让她知道，那她一定会往窄处想，她头脑一热说不定也会干出傻事来。所以我对诗人说：“再打电话来，如果是她，别的什么也别，就说我还活着就行了！”

老实说，我无法使我简单化。

妻子就这么被一憋憋走了——一气回了家。

这次来是她气消才来的，她说她回到州府反倒不习惯了，好象她倒习惯了我们的这种“老边”的生活。

……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当然少不了我还要嘱咐他们几句。怎么样，你们二位也给即将出去执行任务的战士同志讲几句什么吧！随便！要知道女大学生在我们这里出现这还是第一次。——对，你们为我们结合部填补了一项空白。慰问团？演出团？都知道他们来过——都云集老山，我们这儿嘛，连里一说加岗加哨——大概就是他们来。祖国亲人谁不想见见？见不着怎么办？他们到了老山也当见了我们了——干脆这么想吧！阿Q么？还是新一代最可爱的！

至少你们也得答应和他们握手道别吧！在那一刹那，也许你们会更清楚战争对战士将意味着什么。而当他们知道你们甚至也想全副武装同他们一起去的时候，他们会感动的，并且会

为你们，决不是特殊，随时随处愿意献出鲜血和生命！保卫你们和保卫祖国难道还有什么不一致么？——迷彩服有，钢盔也有，再一人一支铁柄冲锋枪，啊，很潇洒，而且更漂亮了！

当然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去的——我理解你们，也请你们理解我。不要紧，即使他们出发了，我们还会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谈话。

——啊，你们的爽快简直象我们的战士！

谢谢你们的祝福！

他们每次外出是不是都能齐齐整整的回来——不敢说。即使齐齐整整地去齐齐整整的回来难道就没有牺牲了么。——你们第一个祝福的就是“337”，我曾经说过，关于他的传说的确不少。他是结婚了，而且和妻子只做了一夜夫妻就匆匆赶回来了，好象是偷来的婚姻。

八四年打老山，在他们会泽家乡有着不少传说当中一个如同真的一样的传说，就是“337”死了！在一次冲锋当中被敌人的空爆弹炸死了。炸得连尸骨都收不起来——只收得一盆肉糊糊，棺材都没用，用个塑料袋装装就下土了。

——说得跟真的一样。

家里收不着儿子的信，那段时间的确不让写信，写了信也无法投无法寄，真不知道信谁的好。最信以为真的谁也没想到竟是“337”的弟弟顺虎。——他信疯了。

每天总是笑，听说笑的疯病更难医。爹妈急的不知怎么好。那些日子恰巧邻村的一个在内地当兵的回家探亲，他长的个头、扮相都特别象“337”。爹妈由此想出个主意，也不管行不行，就托人把那个小伙子请到家，一五一十地跟他交了底，请他当着小儿子顺虎的面儿，权当一回“337”。

“小虎喂，谁说你哥不在了？你哥这不是回来了！你看嘛——你哥在这儿。快，快叫哥！”

听见哥，看见哥，顺虎怔了一下。失常的眼睛使他认来认去。妈叫他“叫哥呀！”他不叫，失常的眼睛提醒他转着圈地看看再叫。倒是绿绿的军装，倒是红红的领章，倒是瘦瘦的个子，倒是……爹妈认为这么一来，或许小儿子的病会一下子好起来，可是没想到小儿子一声哥也没叫，突然抡圆了胳膊当胸给了“哥哥”一拳！疯人打人没轻重，这一拳竟把比他高一头的“哥哥”冷不丁打得倒退了几步，叭噻一声倒在地上。

“你不是我哥哥！你不是我哥！”

弟弟从此病更重了。成天“哥哥！哥哥！”这么叫。父亲急得没办法从会泽领他上昆明，一下子就住进了长坡精神病院。同时写信、发电报到前线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！

八四年九月，“337”总算有个机会探亲回到家。一进门——家都不象个家了。饭都没人做，猪叫得叽叽的，母亲一个人呆坐在小凳上，就这么成天坐着。大儿子死了，小儿子疯了，让她一个年过半百的山村妇女怎么往宽处想。

她想索性找大儿子去，去死。

她又牵挂着小儿子，还得生。

她没办法把自己分成两瓣，就这么一个人坐在小凳上，两手放在两腿中间发呆。邻村的有一个叫粉凤的姑娘看不过，早早晚晚都到这里来看望她。帮着煮饭，收拾这，收拾那，喂猪，挑水……这才使这个老人多少次几乎熄灭的命火勉强强地燃下来。

“337”进屋“妈！妈！……”一声一声地叫，老人头抬也不抬，声也不出。

“妈！我是老大！我是老大呀！妈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”妈不信。妈这么骗过小儿子，她想着别人也会这么骗她。

“您是怎么了，妈耶！您是怎么了——妈！”

大儿子这么叫啊，叫了怕有二十声。

妈不应。

大儿子慌了，咕嗵一声跪在地，仰着脸让妈认，让妈认认是不是大儿子回来了。

母亲不出声，呆滞的目光落在儿手上。那手满是茧，指甲又大又厚，硬得象龟壳；她剥落儿头上的军帽，扒着头发看找啊，看藏没藏着伤疤……终于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：

“小荣！”这是“337”的小名。

泪水在那一声之后再也忍不住了，簌簌地往外流……

“妈，您们可吃饭了？”大儿子还跪在地上。

母亲不出声，吃不吃饭的事对她无所谓。还是粉凤姑娘说了声：“还吃饭呢！……”

晚上，“337”一倒下就睡了。为了在家能多呆几天，他是从前线日夜兼程赶回来的，累了，累得连母亲撩开他的被子，把他周身上下都看一遍，看看伤了没有，看看是不是装了假肢都不知道，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
“那些个挨千刀的哟，那些个挨豹子抬的哟，那些个沅瓜塘、压（肥）山茅草的哟！说我儿子不在了！说我儿子炸死了！说些个天话——睁眼来看看耶，来看看耶，我儿子回家来啦！回家看我来啦！四四路路的回来啦！好生生的回来啦！……”

第二天，母亲拉着大儿子的胳膊，死死地拉着不放，挨着村子去“示众”，向造谣造谣的村子示威！——象疯了！大儿子真怕这么一来母亲会疯了。可是没，是气！是高兴！